

众声喧哗，我独莫言

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件大事。北京10月11日晚7时开始，无数关心他的人就开始在微博上刷屏，比如一直喜欢莫言的严锋，比如写《莫言评传》的叶开，再比如一直批评他的那些人。从得奖名单宣布之前，一直到最终尘埃落定，大众一直处于一种亢奋到“狂欢”的状态。或许中国真的太缺少一个被官方和大众都承认的诺贝尔奖，来证明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就。

相较起兴奋的大众，莫言自己在微博上的发言少之又少，他只在得奖之后发了一条，说“感谢微博上的朋友们对我的肯定，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批评。”这或许就是他对自己笔名“莫言”的实践，无论众声如何喧哗，一个作家都需要适时的沉默。

■文 | 王俊逸 ■图 | IC (除署名外)



2012年10月11日，扬州大学文学院一群90后文艺青年通过快闪方式，打出“莫言，偶们稀饭你”的标语，以此庆祝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

书店已设置莫言书专区。图/贺佳颖

记者手记

让文学的归于文学

北京时间10月11日的晚上7时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被宣布。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，莫言在非文学圈以外，被活生生地炒红了。大众不知道的是，他在文学圈早已红了多年，他是在欧洲被翻译得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。

在山东高密县当天晚上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，莫言用了“众声喧哗”一词来形容这个奖。在接受采访被问道“这个奖项对你意味着什么”时，他回答，“意味着这段时间我要不断地接受你们采访了。”

这的确是个众声喧哗的奖项，在得奖的消息未宣布之前，网上就早已吵成一片。支持莫言的人认为他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，有强烈的个人特色，或者只是简单地希望中国人得奖。批评他的人，认为他没有保持一个作家应有的独立性。这其中的很多人，甚至连莫言的作品都没有看过。

作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时，有各种行为，但作为一个作家时，只有作品。在当代，文学本身早已被边缘化。吵吵嚷嚷的人们与其说是关心文学，不如说是关心诺奖，或是关心中国，甚至只是关心自己的声音。每个人都想在这件世界性的事情上插一脚，借着机会，发出点“时代的声音”。值得高兴的是，莫言保持了一个写作者应有的态度，他高兴，但是不狂喜，甚至有些“害怕”。“准备和家人包饺子庆祝”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这么说。

写作，是作家个人对世界的观察，小说则是对观察的表达。写作首先是个人，然后应该是自由的。不如就让文学的归于文学，让其它的归于其它。就像莫言作品的瑞典语译者安娜说的，“大家都安静点吧。”

原乡，暴力，野性都是国际通用的语汇

严锋 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副教授

莫言获奖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。世界在关注中国，也在关注中国的文学。我喜欢莫言的作品，快要30年了。他属于80年代“星光灿烂”的作家群体当中的一员，莫言的创作，一直坚持着从那个时代觉醒的人道意识，民间立场，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中国人还是很关心诺贝尔奖。我觉得莫言的这次得奖是一个对各方面都利好的消息。在当代，文学被边缘化，一直很低迷，读者大都关心网络小说，看穿越，看修仙，在这之后对纯文学的关注可能会更加大一些。纯文学得到一次很好的营销机会，瑞典文学院展现了其多元与公正。

莫言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民间立场和个人立场，他在小说中构造了一个高密县东北乡。他的语言色彩斑斓，恣肆汪洋。他也是难得的故事高手，大有传统说书人的风采。莫言写作时并没有预设立场。作品中的描写大都直接，有时候甚至显得残酷、血腥、暴力。但你可以发现有一种悲悯在里面。他也并不属于精心营造语言的那类作家，像野草一样生长，生命力很旺盛，少一点节制。有人批评他不够精致收敛，但莫言一直在进行文体和结构的探索，在艺术与形式上也毫不落伍，比如《酒国》和《蛙》。

莫言此次能得奖，首先是他的实力使然，他的作品易为国际接受也是重要原因。原乡，暴力，野性这些莫言作品的常见元素都是国际通用的语汇。据我所知马悦然，东大藤井省三，哈佛王德威等知名学者都非常推崇莫言。他的作品也是所有中国当代作家中被翻译最多的。

阅读莫言，可以从不长的《透明的红萝卜》开始。我依然记得当年读时的激动。熟悉现实主义的我们，那时才知道文学竟然可以这么写。



推荐小说：《酒国》

我个人心目中最好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。主题很鲜明：官场腐败。侦察员丁钩儿到酒国市调查官员群体性食婴案，酒国官员嗜吃如命，其升迁全靠各种古怪变态的吃喝之道。小说中多元时空交错，多种叙事复调，多种文体实验，海外研究者无不视其为杰作。